

## 玉海楼

# 瑞安文学史上的 一泓小泉

## ——记《玉泉吟派》

■余振棠

《玉泉吟派》是一部附编在瑞安《钟氏宗谱》后面的瑞安钟氏历代先人的诗词作品汇集。它记录了瑞安钟氏从宋末一世始祖至民国二十二世孙止的 700 年间、22 世的 38 位诗人的作品，共 287 首诗，1 首词。其中每一世代都至少保存下来 1 首以上的诗，这是迄今为止在瑞安各大氏族中已发现的诗作中所罕见的。

### 《玉泉吟派》名称的由来

隆山古时又称伏龙山。元代钟氏四世祖钟廷俊(月翁)在他的《伏龙山吟》诗序中写道：“山名伏龙，上有文笔峰、白鹿岩，下有玉泉洞，泉甘色莹，且遇潮汐。洞口有老梅一株，不花不实。每夜清风朗月必闻笛声自树中起，缥缈于岩谷间，真幽绝奇怪事也。”明代嘉靖五年（公元1562年）举人王齐写的《玉泉吟派序》中说：“玉泉，是名祠所在也。地志云：邑东有岩曰白鹿，洞口玉泉。泉出洞中，洞居岩下，祠据洞前。走问厥地之始，言僧庐之旁有老梅，不花不实，时闻笛声于杪间。僧病，疑生。伐梅析木为片，厥理异焉，肖人横笛于鹤背，世珍异之……今庐去而祠建，梅伐而祠栖，山之灵，固于钟氏焉！盖灵鍾而衷启，衷启则神明，神明则秀发，秀发则文著，文著则人杰。无浮花、无浪实，是固山之灵也，祠之祥也。故才俊辈生皆鸣者，厥有旨焉。”可见,《玉泉吟派》的名称由来,是由玉泉、僧庐、宗祠、老梅、笛韵、钟灵、人杰、诗才……这一连串的美丽神话故事而导引出来的。

### 《玉泉吟派》的作者简介

《玉泉吟派》中比较有名的诗人有：南宋时期一世始祖钟源,著有《焦石樵唱》诗集,二世钟澄叟著有《滨海渔歌》。元代,三世钟灏,任国子监,著《出丑集》,四世钟廷俊著有《先月集》,五世钟士贵著有《出丑别集》。明代共收 12 人作品，六世钟应时著有《山水集》，七世钟音著有《鹿岩清趣集》。八世钟清，进士出身，官至福建右布政使，为官正直廉洁，遭权奸忌陷，罢官回乡。与吴祚、吕洪等清流宦友组织诗词团体“真乐会”，徜徉吟唱于山水泉石间，保持着廉洁的情操，最为后人所称道。九世钟城，曾任瑞安县尹。清代共收 16 人作品，十四世钟名公著有《文峰草》，二十

世钟圣强著有《发聩集》。民国时期第廿二世孙钟益芳，字芷芬，瑞中毕业后曾任瑞安县参议员并兼修志馆文献审核委员，工诗、善指书，有《五十述怀唱和集》、《水月楼诗稿》等著作。《玉泉吟派》补编便是由他编写完成的。

### 文献价值高于文学价值

综观《玉泉吟派》所录作品，总体来说水平并不是很高，内容大多以吟风弄月，游山玩水为主，生活面比较狭窄，缺乏重大题材。在瑞安众多的历代诗作中，还算不上一流作品。仅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诗稿中，也看不出《序言》中所说的“七世之高古，八世之清奇，九世之精练，十世之雄伟萧散，十一世之俊逸”等夸张溢美的特色。但是瑞安钟氏能够从宋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 700 多年间连续 22 代都出诗人，都有诗作存世，单就这一点来说便是极为难能可贵的。至少从这些诗作中，可以折射出每一个时期里瑞安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一鳞半爪，不失为一种很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。故这些作品的文献价值，远远高于它的文学价值。

### 诗风雅韵，摘要赏读

现在不妨罗列几首写得比较好的诗，介绍给大家赏读。如元代钟廷俊的《先月亭二首》：“八窗清敞水云开，有约嫦娥放早来。造化似私新景致，光华先到此亭台。风鬟雾鬓真相待，妙舞清歌乐未回。欲问明皇旧时梦，烟波浩渺隔三台。”“天孙捧出水晶盘，快此幽亭一望吞。二十栏干如白昼，三千尘世当黄昏。金波影动乌皮几，冰镜光摇碧玉樽。北斗柄移更鼓动，渐看辉彩遍乾坤。”第一首把先月亭的得月之先，写得淋漓尽致；第二首描述月亮逐渐上升后的亭内外景色入木三分，最后结句“渐看辉彩遍乾坤”高瞻远瞩、气势不凡！

明代七世祖钟音的《寄叶子奇》：“山骨峻嶒半插空，云凝丹壑树蒙茸。碧窗研露家声远，绿幕观书兴味同。鱼沼波摇岩底月，莲塘香喷竹边风。一琴弹罢清溪晚，独坐沙头数落鸿。”用描写周边的山、树、风、月、清溪、落鸿，惟妙惟肖地映衬出这位朋友的高古、清逸的个性风格。

在所有的钟氏诗人中地位最高的是八世方伯钟清(1419－1485)，他所作的《卓忠毅公遗像赞》：“奇骨耸异，至诚动神。孝凭虎背，忠逆龙鳞。两朝抗疏，九族化尘。其君不负，惟公一人。煌煌天语，万祀如新。”真是堂堂正正，文如其人，斩钉截铁，字字千钧！

而曾做过瑞安县尹的九世钟城成写了一些瑞安的名胜古迹诗。如《观海亭二首》：“浩荡乾坤快一观，东山绝顶海天宽。吟风万籁生秋思，扈月千峰溢暮寒。鲸喷雪山翻巨浪，风啣旭日溯惊湍。乘槎便欲通银汉，老却层霄津路难。”“幻海狂澜合静观，旷怀聊与醉乡宽。云连灝气长疑雨，松霭风光独耐寒。浪迹漫传青鸟信，忘机遐想白云端。振衣千仞一回首，野渡风涛独济难。”又如《劲节亭》绝句：“几个笊箕半亩地，方亭面面碧山宜。使君多暇还乘兴，一枕清风只自知。”“春水池塘春草生，翠云深覆小方亭。清风直节无人见，酌酒一杯歌独醒。”前面两律生动地在写景的同时，感慨宦途多艰，想为家乡人民做些好事却受到干扰，独力难遂心愿。后面两首绝句，则抒发一名高风亮节的地方小官吏落寞人生的感叹！

民国时期的钟益芳作的《避乱》一诗：“忽报檐星照斗城，惊回残梦夜登程。翻江骇浪摇舟影，沸野嚣尘滚炮声。三宿空桑灯伴佛(垵坑悟空寺),再投僻壤草疑兵(江上村)。故园北望悬双盼，独立苍茫无限情。”则是真实地记载 1941 年“四一九”日寇突然登陆侵占瑞安县城时，百姓仓皇出逃避难流浪的情景。

## 高则诚后裔今何在

■郑育友

2005 年秋，为配合我市开展文化大市建设宣传活动，笔者受瑞安市委宣传部委托，编写我市历史文化名人高则诚的传记普及本《南戏鼻祖——高则诚》一书。在编写该书过程中，笔者曾遇到“高则诚后裔今何在？”这一问题。然而，寻访多年近乎未果，近日终于有了好消息。

为解此谜，多年来，笔者先后走访阁巷柏树村、马屿乐屿村、龙湾海城(原瑞安梅头)、乐清高澳村等高姓聚居的乡村；翻阅龙湾海城、阁巷柏树村的《高氏大宗谱》、乐清高澳村的《高氏宗谱》及《中华高氏》一书。

在阁巷柏树村，笔者既找不到高姓人家也寻不到《高氏宗谱》，于是笔者只好翻阅《阁巷陈氏大宗谱》。据《阁巷陈氏大宗谱》及《清颖一源集·附崇儒高氏家编》，只记载高则诚祖孙三世：

“高天锡字南轩，长子俊甫，名彦，号梅庄，次子功甫，亦二子长高明，字则诚。”

在《清颖一源集·附崇儒高氏家编》中，也并没有提及高则诚有无后裔之事。但在《阁巷陈氏大宗谱》卷九《艺文·记》内，收有《重修水云深处记》一文，作者高让，被注明为“高则诚孙”，从这里可说明高则诚有后裔。这个高让仍居住在柏树村，是个隐士式诗人。高则诚还有一女，嫁于陈谨为妻。但其孙高让的后裔下落却再也无法查考。

在龙湾海城，笔者查看其《高氏大宗谱》，但该谱只是卷首中绘有高则诚画像，只字未提及其后裔之事。

在乐清高澳村，笔者再三查阅高澳村的《高氏宗谱》，卷中却也没有关于高则诚有无后裔的文字记载。当时笔者顺便翻阅《中华高氏》一书，发现高则诚始祖高琼是宋初名将，原居河北省蓟门县，他的第六世孙高世则，在宋高宋建炎四年（公元 1130 年）任威德军节度使护驾南渡，被封在温州为官，迁徙鹿城九曲里。高天锡的家族就是高世则的后裔，而高天锡由鹿城九曲里移居至瑞安阁巷柏树村。然而，这些也只能说明高则诚的先世情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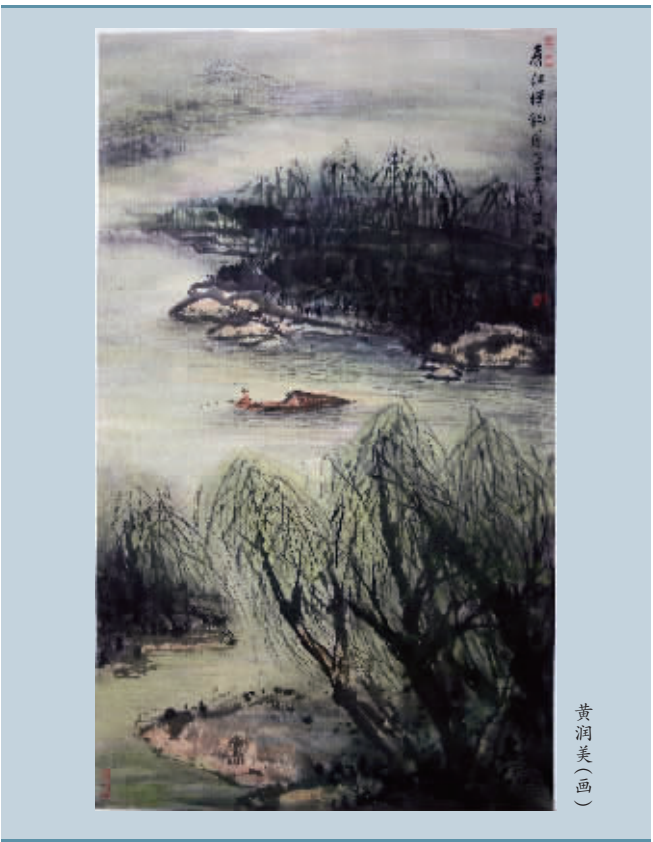
此后，笔者继续带着“高则诚后裔今何在？”这个问题继续走访温州各县(市)好多高姓聚居的乡村；翻阅 10 多本有关《高氏宗谱》及数 10 篇文史资料；先后请教：李希凡、冯俊杰、林成行、吕文丽、俞为民、陈慧政、郑云、孙崇涛、胡雪茄、侯百朋等 10 余名专家、教授，但仍未解开高则诚后裔下落之谜。

直到今年 11 月份，笔者跟随高祥老先生到芳庄乡南坑村探访高氏宗亲之便，翻阅了南坑的《渤海郡高氏宗谱》时，从中惊喜地发现该谱中的《恭祝大储封维久高老仁翁公六旬荣序》一文，署名：“特授，江南太苍州嘉定县正堂加三级，纪录四次，眷侍教，弟林上梓顿首拜撰”。该序中提及下面一段有关高则诚后裔的文字：“翁（维久），为元·则诚公嫡孙，缘遭兵燹徙居，而聚族者几数百年矜兹矣”。

这篇序，系瑞安历史文化名人林上梓(字次定，号慕桥。康熙四十四年乡试第一，雍正十年任鄞县教谕，后升任嘉定知县。著有《乙丙集》、《双清轩集》)，其所撰称南坑高维久是元·则诚公嫡孙是不错吧。若如实，那今聚居于南坑村的高氏村民应该属于高则诚后裔。

笔者又从南坑《渤海郡高氏宗谱》获悉：青邑杨叶襄撰写的序中说，第六世祖振邦公，忽遭兵兵燹，而其子嘉谋、嘉猷二公，一避乱函（嘉谋公）邦高楼，一避处属松邑（嘉猷公居松阳县）。传至第九世，处士世亮公卜居山炮(属青田县)，游潮至南行二十余里，见三溪汇聚，修竹茂林，于是卜择而聚族居于南坑，乞余 200 余年矣。从上可推断，今我市高楼乡及丽水市松阳县、青田县山炮村等地的高氏均系高则诚后裔。

以上调查仅是对高则诚后裔下落的初探，有待读者共同探讨。



黄润美（画）